

### 思旋天地 維護國家安全 捍衛和平

慶祝解放軍建軍90周年進行一系列閱兵和紀念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展現人民軍隊領袖的風采，無論從理論及全軍展示風範所帶出來的信息，都予人全新的概念。

習近平在8月1日建軍慶祝大會時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人民軍隊要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

令人最為興奮的是「從勝利走向勝利」。不但人民軍隊振奮，而人民與子弟兵同感激勵。不由得在嘴裡哼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腦海中掀起奮鬥向前的力量。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珍愛和平，我們決不搞侵略擴張，但我們有戰勝一切侵略的信心。」在談到某些別有用心的「台獨」、「港獨」分子時：「在重大原則上不含糊，軍隊有力服務和保障國家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依法履行香港、澳門防務職責，有效應對國家安全面臨的各種威脅，堅決打擊一切分裂破壞的活動。」

自從台灣蔡英文上台後，別有用心的，企圖「以武拒統」。其實，大部分華人都可以清楚分析，今日中國內

地與台灣的軍事力量懸殊太大，而兩岸人民都願意維持現狀過和平的好日子，絕不容許蔡英文等「台獨」分子不自量力搞破壞，必然會自食苦果，破壞台灣人民的好日子。而在香港，也有一小撮「港獨」分子企圖勾結「台獨」搞破壞，這顯然是要不得的。看到人民解放軍在內蒙朱日和基地，習近平親自在沙場閱兵，所展示的五軍種最新軍容裝備，一定會令敢於侵犯的敵人「嚇空」。穿上迷彩軍裝的習近平，令人耳目一新，從內心表現出自信和從容。他以全軍領袖的口吻強調我軍戰鬥力。鏗鏘有力地說出「誓建世界一流軍隊」以壯軍心。

事實上，人民解放軍海、陸、空軍展示實力之外，新的軍種「火箭軍」更全方位展示了打擊能力。位於內蒙的朱日和訓練基地，面積據說是香港兩倍之大。據介紹，此次受閱官兵有一萬二千人，受閱地面裝備六百餘台，各類飛機一百多架，而近半裝備為首次參加閱兵。導彈群壓軸出場，更加強了震懾能力，展示了人民軍隊備戰、能戰、止戰、勝戰的戰略制衡能力。

其實，一支軍隊除了武器裝備完善之外，更重要的是有軍隊的崇高精神，軍隊必須要捍衛和平、維護安全。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不搞侵略，但我們有決心戰勝來犯的敵人，一定會打敗敵人。

人民擁護習近平領袖，支持他領導人民解放軍，為圓中國夢，與時俱進，不斷改革，捍衛國土，捍衛人民，捍衛世界和平。

### 方寸不亂 父母的「禁條」

陳美齡出版她第89本著作《人生的38個啟示》，這是她的個人自傳。人生戰場剛開始便寫自傳，有點令人意外。正如她自己說，本來人生接近終點才會寫自傳，或者當事人去後世，由其他人執筆，但後來想到，中場回顧一下自己的人生，或許對未來更有好處，美齡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期盼，至少出書到第100本。

陳美齡是教育學博士，又修讀兒童心理，因為把三個兒子送進了史丹福大學，去年著書《50個教育法》熱爆，她已成為眾人眼中的教育家，她與內地家長分享孩子「十不做」，我們當然樂於聆聽。

美齡的教育法，對孩子不能打、不能罵罵是起碼的；不能向孩子撒謊；遇上孩子每事問，不能說孩子「你好煩」，要耐心聆聽，即管沒時間，也要讚賞問得好；甚至孩子不聽教，只能不停講道理，更不可以說「阿爸辛辛苦苦賺錢養你」，因為你做了某些事，才把孩子領到這世界；甚至「做朋友」也不可以，朋友平起平坐，父母的心態要比做朋友更謙卑，需要無條件為孩子付出愛……說到這裡，在場的父母忍不住插口，如此多的禁條，豈不慘過做「奴隸」？新一代年輕的父母，自身受的都是高等教育，他們信奉愛的啟發，做孩子的「奴隸」並不抗拒。很多場合，不難見到年輕父母在孩子耳邊唸「道德經」，重複又重複。祖父母輩經歷的「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全部收檔，惟有跟著低聲下氣做孫兒的「奴隸」。

一位兒科醫生對「十不做」教育法有不同看法，看症經常接觸父母和孩子，一些慣做「兒皇帝」的孩子，不知道做錯事要付出代價，兩歲做錯事撒野，三歲不願意打父母，他認為教孩子不能光憑講道理，要有適當懲罰。

上一代的傳統教育法，「十不做」辦辦都做齊，卻又教育出了不少奮鬥成功人士。如果兩種教育法相結合，可能會有更佳效果。

### 劉皇發奮鬥的一生

書聲 蘭語 廖書蘭

2017年7月23日的一場颱風，是以男性的名字而命名，叫做「洛克」。這場颱風來得快，走得快，第二天朗氣清，天空祥和一片。「洛克」颱風，竟帶走了我們的發叔劉皇發，而「洛克」颱風也像發叔的個性一樣，照顧香港市民，處處為他人着想，在不影響香港經濟民生的情況下，悠然而去。

「洛克」，沒有給香港帶來什麼嚴重破壞，但是發叔走了，卻讓我們有千萬個不捨！我十分後悔自己沒有在發叔身上學到他的一點點政治智慧和做人處事，曾經我是這麼近距離地在他身邊。

這個星期以來，有關劉皇發的生平事蹟報道鋪天蓋地而來，本港中英文報十一家報紙，每家報紙都佔三、四頁全版。由此可看出，發叔的確是一位大人物，無論你喜不喜歡他，你必須承認。大部分人有興趣的都是，他如何在新界風雲半個世紀？他如何能化敵為友？他如何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云云。而我認為，這是天賦的能力！誠如發叔在我犯了一些錯誤時對我說：「妳想學，也學不到！妳想改，也改不掉！」他說得平平淡淡，我卻聽得面紅耳赤！

書蘭在新界鄉議局，轉眼二十年了，悔恨自己沒有好好把握他在的那些年……我白白蹉跎了那一段寶貴光陰。如今偉人已遠，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我們的意志力可以是鋼鐵煉成的，我

們的體力也可以是鋼鐵煉成的，但是我們的健康，卻是鋼鐵無法負荷的重；有人告訴我，青年的劉皇發，打起功夫來，十個八個人近不了他的身。但中年以後劉皇發的應酬太多，光是新界27個鄉慶典活動、紅白二事他都親身前往（例如從屯門到西貢，從大嶼山到打鼓嶺、沙頭角禁區）主持典禮儀式，別說香港政壇、商界、社團的大小酬酢了。我認為如果不是新界社會事物繁多複雜，他每天面對的壓力非比尋常的巨大，他絕對可以健康長壽地多活十年。

他的懷裡永遠揣著一個小本子，密密麻麻記載著很多他要辦的事務，有時候，見他想到什麼就隨即記下來，遇到有些人所說的話，他立刻取出筆也記載下來。

縱觀他的一生都在奮鬥，少年時期為了生活而奮鬥，青年時期為了家鄉而奮鬥，中年時期為了香港順利回歸，為了祖國美好的明天而奮鬥；到了晚年，奮鬥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習慣了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作者十分感念發叔重視文化人。 作者提供

###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天真一輩子

誰一生裡頭，除了孩童時代就不再天真過，不可能吧？

就說已為人父母，當孩子大學選了醫科，想到香港發三師，醫生還排首位，願景前途如何美好自然不在話下，老懷大慰之餘，還以為他日生了病，醫生兒子也可貼身侍候，可就沒想過單人的醫生，未必分鐘可以貼身侍奉。

最多父母擔心兒女適婚年齡未有對象，怕女兒過了生育期，怕兒子獨身終老沒人照料，等到兒女都結婚了，就放下心頭大石，說他日百年歸老也去得安心，為人父母者的偉大精神，也是最常見的天真。

做母親的，總以為從小自己照顧長大的兒子，婚後寒寒熱熱，一日三餐，有媳婦代替她的角色，不用操心了，從未預料過心目中的湯水媳婦，可能不過是個杯麵夫人；女兒呢，嫁了出去，也不一定就有了長期飯票，天下婚姻並不是都那麼理想，尤其是在自由空氣成長中的男女，各具我行我素性格，未必都能複製堅守父母輩那一套夫婦之道，幾多父母還不是為婚後的兒女煩惱！

更多做父親的天真是自己幾十年血汗賺取來的成就，為後輩打好基礎，希望兒女承繼他的事業，卻

不知道人各有志，兒女都抱著「好男不論爺田地，好女不論嫁妝衣」的獨立精神自己創業，成群兒女對祖業嗤之以鼻，看着創業兒女頭崩額裂的老太爺只好暗地裡乾著急。

上世紀有些玩傢為興趣為保值，全副身家換取心愛的名貴古董瓷器和手動菲林單鏡相機，以為升值後可保子孫日後生活無憂，殊不知兒子對佛像花瓶字畫等古物無認識也無興趣，老頭子過世後全部珍貴藏品一起賤賣（手工相機也不值錢了），變賣得來的金錢，反而不惜高價購買自己童年時深迷過的機械卡通人偶，再說，二三十年後，人偶潮流過氣，兒子的兒子就會迷戀他那個時代的新玩意，又輪到第三代厭棄第二代天真保留的「無價寶」了。



兩代品味不同，藏品各異。 作者提供

### 百家廊

若荷

夜深，涼風習習，軒窗內，我擁被而坐，讀《母親的羽衣》。這是台灣女作家張曉風的散文，收於《張曉風散文集》。文中這樣寫道：每當講完「牛郎織女」的故事，稚氣的兒子已經垂睡而醒，女兒卻猶自瞪著壞壞的眼睛，忽然一把抱緊我的脖子：「媽媽，你說，你是不是仙女變的？」女兒的問話充滿童真和稚氣，讓作為母親的她不知如何回答，但這句問話卻像一把無形的鑰匙，啟開作家情感與記憶的箱籠。

那時候，她還很小，對母親的任何東西都充滿了好奇，尤其是母親那隻樟木箱。樟木箱，在上海、江浙一帶又叫「女兒箱」，舊時，當地人生了女兒後，都要在自家的地裡種一棵香樟樹，等女兒一天天長大，待嫁閨中，香樟樹也粗壯成材了，父母便找來木匠，把樹伐倒，做成一隻樟木箱做女兒的嫁妝，「女兒箱」就是這麼得來的。每當看到母親打開它，在六月的颯陽下鋪曬滿樟腦味的物件，幼小的她總要懷著驚奇去窺望，在母親的喝禁之下仍然忍不住去探摸，那裡面有母親收藏多年的湘繡被面，雪白的緞子上繡著兔子、小白菜和紅艷欲滴的小蘿蔔。

除了曬箱子，母親還向她回憶小時候在外公身邊所享受的寵愛，這讓她驚訝不已，原來那麼付出全部之愛的母親，也曾有著天真可愛的童年、無比幸福的時代。只是每每看著母親的面龐，都無法將眼前的母親和幼年的母親聯繫在一起。在她的記憶裡，「母親就是一個吃剩菜的角色，紅燒肉和新炒的蔬菜，簡直就是理所當然地放在父親面前的，她自己的面前永遠是一盤雜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鍋飯」……

作家張曉風的母親是一位傳統女性，對生活一貫地順從，面對母親的逆來順受，年幼的張曉風有時都看下去，替母親忿忿不平。和她自己的女兒不同，她似乎從來都沒有想過，「媽媽到底是不是仙女變的」，倒是感覺由於生活環境所迫，人到中年的母親過早呈現出老態，這或許是母親把所有事情過於隱忍的結果。她藉給女兒講故事，也給我們講了一個有關仙女的故事。她以這個故事證明她的母親，就像仙女一樣的隱忍，而且美麗。

那應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在星河之畔，天神最偏愛的小女兒就住在那裡，她織虹紡霓，藏雲捉日，日子過得無憂無慮。可突然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見了。她愛上了一個凡人，並到凡間嫁給他做了他的妻子，換上了人間粗布，決定做一個母親。有人為她感到惋惜，說她的羽衣被她的丈夫鎖在箱子裡，她再也不能飛翔了。豈知那仙女是無所不能的，根本就知道箱子和鑰匙的所在。或許是因為懷念，偶爾，她也有一點憂傷，常悄悄打開那隻箱子，悄悄看一眼曾經心愛的羽衣。但她仍然甘願藏好那把鎖住昔日羽衣的鑰匙，好使自己不再飛翔，因為她已成為一個家庭主婦，成為孩子們的母親。

無獨有偶，我的母親也有那麼一個箱子，不過母親的箱子不是價格昂貴頗具意義的樟木箱，而是當年母親的一個小妹妹送給她的。那個箱子不大，不到六十公分長，三十公分寬，卻陪伴了母親足有六十多年。母親的小箱子裡沒有漂亮的錦緞，倒是收藏著我們小時候用過的小別針、手帕，我們翻過的小人書之類。我小的時候，經常從母親的箱子裡翻找喜愛的東西，比如母親給我們做鞋用的小鞋樣，過年時，剪好卻又沒及時張貼的紅窗花，母親把它們夾在一本厚厚的雜誌裡。光陰荏苒，這些物品早已褪色陳舊，但在母親的眼裡，卻都是值得回憶的珍寶。

前幾天，我從學校辦公室拿回一本大紅的證書，這本證書是母親扎根鄉村學校從教三十年的證明，雖然上面沒書寫母親詳細的履歷和成績，但我能看到母親三十多年來走過的足跡。母親是個孤兒，十幾歲父母雙亡，解放後才開始上學，後來考取山東沂水師範學校讀書，畢業後成為一名人民教師。和許多老年人不同的是，母親天生，不曾裹腳，因長輩給她裹腳逃跑過。母親十八九歲時同村的姐妹都嫁人了，嫁人後的姐妹們拿平常人家捨不得用的肥皂來向她炫耀，說只要找個婆家就會有錢花，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母親都充耳不聞。母親不裹腳不嫁人，一門心思讀書。直到後來，母親參加了工作，分配在鄉村小學教書，生命可以自珍，事業可以自強，生活可以自足，家裡的姐妹才後悔當年沒有像我母親那樣上學識字，堅持讀書。

母親從來沒有留過長髮，卻對我們的長髮情有獨鍾。後來，我在一本相冊裡看到一張青春女孩紮著長辮的照片，經過辨認得知，那是母親唯一一張紮著長辮的照片，這才知道母親原來是喜愛長髮的，長辮高結，對於每個女孩子來說，都是一份青春回憶和永久的紀念，然而在母親的年輕時代，由於照顧家人和忙於工作，她不得不剪去心愛的長髮，換成齊耳短髮，從此母親的短髮，便定格在我的腦海裡。

記憶裡，母親無論時間多忙，都會很仔細地給我梳頭。我從小頭髮毛躁，母親每次都是沾了水一下一下將我那彎曲打鬚的頭髮抹平，等乾透後髮質就能順滑些。母親的身體不好，但她教課的成績都很好，學生們都很喜歡她。母親年輕時，常帶我去學生的家裡家訪，從大人的交談中得知，母親曾給一年級的學生洗沾了糞便的褲子。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帶着一瓶花生油到學生家訪，那個學生家裡的弟弟髮質如草，嚴重的營養不良。他的學生則從山裡採來母親常用的草藥，悄悄放在我家門前的台階上……

母親喜歡畫畫，從七十歲起，她老人家就筆耕不輟，追求健康向上的晚年生活。有時候，母親還會從小箱子里拿出一些老照片，看看當年的自己，看看年少的我們。望著母親戴著老花鏡坐在陽光下沉思的表情，我突然十分愧疚。母親年輕的時候，也擁有許多美麗的夢，儘管這些夢離她很近，可一旦成為了一位母親，便逐漸離她而去，自覺不自覺地脫下那件夢想的「羽衣」，再也不敢去放飛。於是母親便和所有的母親們一樣，無一例外地承受著關閉夢想的苦惱，開啟平凡生活的操勞。母親的偉大，就在於從她決定做一個母親開始，開始小心翼翼地珍藏。

終於有一天，我為母親整理出一個書房，買了一個漂亮的相冊，把母親的照片拿出來，一張張小心地嵌進去，將它們與母親的各種證書、繪畫一起擺放在書桌，讓母親當年的微笑，再次甜美地綻放。母親平凡，不偉大，也不是仙女，但是母親有自己的所愛。我常常想，母親的所愛，或許正是母親曾經收藏過的羽衣的一角，需要做兒女的為母親揚起，載著新一輪的夢想重新起航。

### 獨家風采 呂書練 華族文化

馬來西亞華人雖然不滿政府對華人的忌諱和壓制，但久居此地或土生土長的華人對這塊地方仍然是有感情的，移民離去不是不可以，但這裡畢竟是他們的家，也是他們的根。尤其是從清朝已移居的數代華人，中國，對他們來說，只是遙遠而陌生的祖先，肯定不是祖國。

所以，當地華人喜歡人們叫他們華僑，因為「僑」有寄居之意，而他們已視馬來西亞為祖國，尤其是年輕一代。曾有到台灣讀大學的大馬華裔學生聽到大學校長在入學典禮上說「歡迎你們回國」時，腦袋一片轟炸：「我不是剛出國嗎？怎麼來留學變成回國了？」

台灣早年出於「統戰」需要，習慣將所有前來讀書的海外華人統稱為「僑生」，並提供各種優待，但有些大馬青年無法接受這樣的身份界定，寧願放棄僑生優待，而以外籍生身份就讀。他們明白自己有中國人血統，但人對土地的眷戀是與生俱來的，還有生活習慣、相濡以沫的情感。

對土生華人來說，「華僑」這個詞仍帶有對祖先的「國民身份認同」，而他們沒有這樣的共鳴，這有點像愛爾蘭裔美國人，但他們並沒有忘記華裔血緣，因為這裡的華人仍保留著自己有別於主流社會的語言——華語和中華文化或華族文化。

### 華族文化

雖然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總人口比例不斷下降，但也約七百四十萬人，乃當地第二大民族，比香港總人口還多。他們主要聚居在首都吉隆坡，以及西馬北部的檳城和南部的新山。由於馬來西亞本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建國歷史也不過六十年，而以中國南方人为主的早期華裔移民及其後代覺得他們雖然不是土著，但華族百年來對開發和建立這個國家有貢獻，尤其是經濟建設方面，只是英國當年統治和撤退時，為了討好土著民族，而在憲法上確定對馬來人和土著民族的優先地位，造成之後的種種「不平等」。

正因為受到壓制和排斥，當地華人一方面積極組織社團，爭取利益，另一方面努力保留自己的祖先文化——華族文化。我在新山，就參觀了當地的華族歷史博物館，它圖文並茂地記錄了當地華人社團一百六十年的演變，兼及華族文化和華文教育的發展，以及跟其他民族的互動和這個柔佛州首府的滄桑，很值得看看。（星馬行六之三）



新山華族歷史博物館。 作者提供

### 琴台琴瑟 伍采采

黃昏時分和女兒外出散步，走得遠了，走到累了，女兒瞥見路邊一輛黃色的小單車，喜出望外地拿出手機在車上掃描，開了鎖，騎了便走——這就是時下流行的共享單車，俗稱小黃車。只要你在手機APP上註冊，交付押金，便可以隨時隨地享受這種走累了就有單車可用的便利。

除了共享單車之外，共享雨傘、共享充電寶、共享籃球等等便利的日用品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前不久一位單身的女友開著共享汽車感嘆：什麼時候有共享男友就好了！

女友的語音未落，APP上果然就出現了「共享男友」！據說用戶只要下載了該APP，通過身份審核註冊成功後就可以付費選擇自己心儀的「共享男友」，這項服務只需要繳納三百多元人民幣的押金，就可以接受商家提供的服務。就像網約車一樣，雙方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交付服務，結束後進行雙向評價，服務和被服務者皆公開透明。「共享男友」也分類型，據網站的簡介內容，有「喜歡籃球、帥氣、爽朗」的，有「獨具氣質、觸動少女心」的，有「溫和、細心、給你最溫暖的關心」的，有「可靠、值得信任」的，有「浪漫、有個性」的，琳瑯滿目，任意選擇。

### 有一種東西無法共享

而這些選擇租用「共享男友」都是些什麼樣的女性呢？找一個英俊帥氣的男友帶去親戚朋友、同學同事面前充數的有之，和男友逛街吃飯看電影，甚至在超市買東西需要一個體貼的男友幫忙搬運的皆有之。這讓我想起了前些年一度流行在春節期間租朋友或女友回家應付催婚父母的現象，其中有弄假成真，成就美好姻緣的，也有不遵守租用協議，導致租用方被欺騙、被侵害的。

其實當下的「共享男友」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所謂的「共享男友」，雖說是在網站進行了實名登記，但誰又能擔保資料的真與否，這些男友們是否真的處在單身狀態，在租用和被租用的狀態下不會造成對他人的情感、金錢的欺騙和人身傷害？而「共享男友」的共享的內容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曖昧性。傳統意義上的男女，除了日常生活的互動和擔當，眾所周知的是「男友」和女友肢體上的親近，我不知道這些網絡上的「共享男友」服務範圍裡是否包括這一項，倘若是有，此「共享男友」今天與客戶A牽手親吻，明天又與客戶B同樣親密，後天輪到客戶C將其租用……

人類作為高級的靈長類動物，他們的情感是自私的，人類的感情幾乎是與自己的身體同步

的，就是因為這樣才有了古時候皇帝的三宮六院因為爭風吃醋而拚得你死我活的鬥爭，才有了今天的普通家庭妻子和小三不亦樂乎的爭鬥。如果眾多的女性下載了這樣的APP，用着一個這樣的「共享男友」，聯想此男友曾經被人共享過，心理上難道真有愉悅的感受嗎？

一位男性朋友看到新出現的「共享男友」的消息，羨慕不已，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不知何時會有「共享女友」出現，另一位剛和出軌的老公離婚的女友則嗤之以鼻，斷言這種與人性背道而馳的畸形產物注定不會長久地存在。離婚女友的想法似乎過於樂觀了。根據網絡大數據的不完全统计，內地單身女性達到5,000萬人，據說「共享男友」在短期內預計會達到900億的年銷售額。如此一來，所謂的「共享男友」不但能解決社會上大齡剩女的單身問題，還會促進市場經濟的繁榮。因此APP獲得了多家知名基金的投資，成為行業內最佳的投資窗口。

共享經濟的發達本來是有效促進人類日常生活的便利，到了最後甚至連人類最不能共享的情感生活都變成了「經濟」。我擔心的是，如果哪一天「共享男友」、「共享女友」氾濫開來，人類可能真的就走向滅亡了。